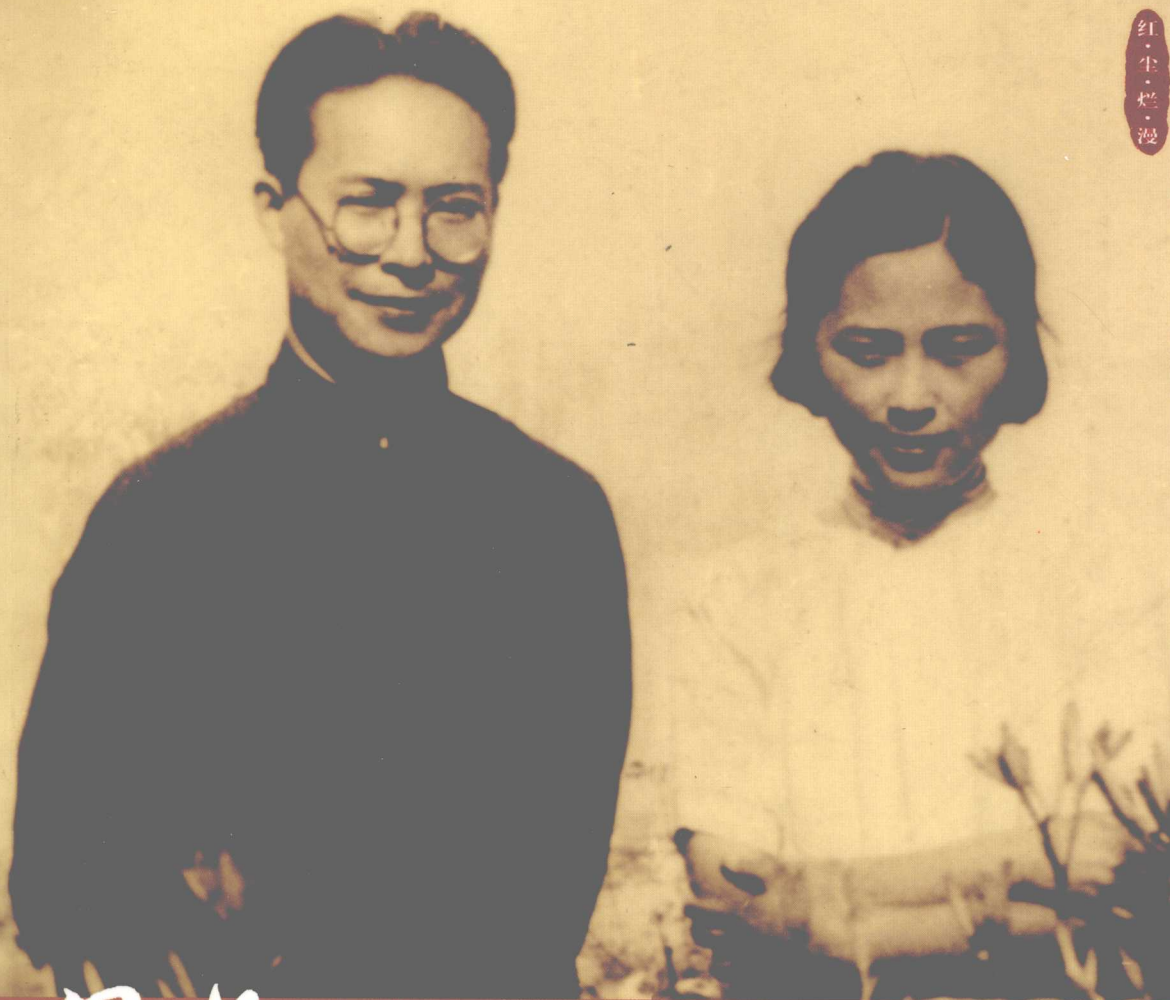




星月皎皎水邊城

沈从文与张兆和的情爱世界

Xingyue Jiaojiao Shuibiancheng

止戈 编著

白白的脸上流着汗水，我是走路倦了的人；

你是那有绿的枝叶的路槐，可以让我歇息。

東方出版社



星月皎皎水邊城

沈从文

情愛世界

Xingyue Jiaojiao Shuibiancheng

止戈 編著

東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星月皎皎水边城——沈从文与张兆和的情爱世界 / 止戈 编著.

-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09.7

(“红尘烂漫”系列丛书/恣意 主编)

ISBN 978-7-5060-3549-1

I. 星… II. 止… III. ①沈从文(1902~1988)-生平事迹②张兆和(1910~2003)-生平事迹 IV.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92667 号

星月皎皎水边城——沈从文与张兆和的情爱世界

编著者: 止戈

责任编辑: 刘丽华

文字编辑: 刘群

特约编辑: 钟晓云 邓萌

封扉设计: 王新元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6

印刷: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网址: <http://www.peoplepress.net>

版次: 2009 年 7 月 第 1 版

2009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6000 册

开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张: 16 插页: 2

字数: 214 千字

书号: 978-7-5060-3549-1

定价: 38.00 元

绪论

XULUN



他经历离乱，他名满天下，他行过
许多桥，看过许多云，喝过许多酒，
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女子。

星月皎皎水边城

—— 沈从文与张兆和的情爱世界

总有人说：婚姻是爱情的坟墓。但是这个咒语似乎被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打破了。

湘西水边的乡下娃子娶到了中国最后的闺秀，潦倒的书生在讲台上对台下高雅的校花一见钟情，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作家身后站着始终温润如玉的妻子，四年的苦苦追求，五十五年的相濡以沫……一切情节都是童话里才会有的啊，就连那场婚礼都是少女的梦中才会出现的情景：

曾经仗剑携酒的少年被学养修饰成儒雅清俊的新郎，身旁是沉静脱俗的新娘，主婚人是当时文化界的名人胡适，来道贺的宾客有梁思成、林徽因这些圈中

好友。这场婚礼物质上是很简朴的，但却汇集了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太阳月亮，是精神上的世纪婚礼。

这场婚礼并没有成为两人爱情的句点，他们将恋爱时的激越融化进此后的每一个平凡日子里，绵绵相伴五十五年。他们历经坎坷，在磕磕碰碰中把甜美相恋的童话延伸成了永世相守的神话。

但是，随着 1998 年张兆和一段文字的面世，这个神话开始被质疑，暗流汹涌，私语窃窃，他们真的幸福吗？

在这段文字中，张兆和坦承：

从文同我相处，这一生，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？得不到回答。我不理解他，完全不理解他。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，但是，真正懂得他的为人，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，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。过去不知道的，现在知道了；过去不明白的，现在明白了……越是从烂纸堆里翻到他越多的遗作，哪怕是零散的，有头无尾的，就越觉得斯人可贵。太晚了！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，不能发掘他，理解他，从各方面去帮助他，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！悔之晚矣。

难道浪漫的神话下有的只是苍白的真相，白头偕老的典范不过是勉强迁就的无奈？再读读那些小说，那些散文，那些家书、日记，再读读……饮一口历史的醇酒，读两位远去的人留下来的旧文，迷失在风流云散的往事中，差强品出一些真味来……

一、褪色素笺，诉尽万缕相思

他经历离乱，他名满天下，他行过许多桥，看过许多云，喝过许多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年好的女子。

1928年，26岁的沈从文在他的第一堂课上遇到了18岁的张兆和。那时沈从文经由徐志摩介绍，被胡适聘为吴淞中国公学的讲师。初登讲台，对于这个只念过小学、说话带着很重的湘西口音的“乡下人”来说，自然是紧张万分，以至于有十几分钟呆立在讲台上，燥红着脸，说不出话来，只好转身在黑板上写下：“第一次讲课，见到这么多人，我怕了。”这就是沈从文给在台下听课的张兆和留下的第一印象。

不同于沈从文的木讷与拘谨，雅号“黑凤”的张兆和活泼开朗，不仅功课学得好，还是运动健将，是中国公学响当当的校花。

也许人总是被自己没有的特质所吸引，沈从文对这位学生一见钟情。起初，他试着当面向她倾吐自己的爱恋之情，却又难以启齿。无奈之下，他还是拿起了笔，想像着心上人的眉儿眼儿都印在那纸上，再对着纸张一抒长情。这一写就写了一辈子。此后几十年中，只要两人分处两地，不论距离远近，即使是同在一个城市，只要不得天天见面，他们就通信联系，两三天一封，上一封还没寄到，下一封又已经把几张纸填得满满当当。从情书到家书，书信让俩人从未分离！

但是，爱情的萌发并不都是甜蜜的。那个时候，沈从文跟得很紧，追得很累，而张兆和只是沉默。在肯定沈从文是个好人的同时，张兆和

对他竟是毫无感觉。沈从文最初的信都是有去无回，一封封寄出去，张兆和连只言片语都不曾回一声——也许她以为沉默是最好的拒绝方式。他说：“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。”张家三小姐自然不会给他答案。沈从文却也不舍放弃，只是固执地一封接一封地写信：

“菰苇”是易折的，“磐石”是难动的，我的生命等于“菰苇”，爱你的心希望它能如“磐石”。

我说我很顽固的^①爱你，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来代替，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。

莫生我的气，许我在梦里，用嘴吻你的脚，我的自卑处，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，也近于十分褻渎了你的。

……

他畅快地表达着自己的痴恋，自顾自地写下去，一直写了四年。

张兆和出身于合肥张家，曾祖父是当年声望仅次于李鸿章的淮军将领张树声，父亲也是著名实业家，与蔡元培等民主人士私交甚笃。开明的父亲培养出了风华绝代的四位闺秀——张元和、张允和、张兆和、张充和。四姐妹也分别嫁给了四位名人：大姐嫁了昆曲名伶顾传玠，二姐嫁了语言学家周有光，小妹嫁了美国汉学家傅汉思。古典家庭的熏陶与

① 按照现代的语法，“的”应改为“地”，但为尊重原著，未做改动。另外，民国时期的字词用法也都保留在引文，未做改动，全书如此。——编者注

新式学校的教育培养了张兆和独特的气质，雅致娴静却又大方阳光，生机勃勃却又不会张扬造作。当时有许多青年才俊追求她，沈从文恐怕只是其中很普通的一个。

燃烧了自己的心，却换不来佳人的倾心一顾，曾经胸怀抱负、心魂不羁的才子也感到了困顿挫败。为情所苦而整日打不起精神的沈从文决心离开中国公学。可谁知离开了有张兆和的学校，他还是放不下这段浓烈的爱。“无情不似多情苦，一寸还成千万缕。天涯海角有穷时，只有相思无穷处。”于是沈从文下定了决心：“人家要我等十年再回一句话，我就预备等十年。”

其实，爱情的成熟不用那么久。1932年，经历了三年零九个月的辛苦，沈从文终于等来了心怡的答复。“有些话要藏在心底，专等一个人”，他终于等到了，虽然没有常理中佳人对才子的一见倾心，但细水长流终于水滴石穿。这其中的心潮起伏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，因为张兆和一直周密地保存着沈从文写给她的情书，即使是亲姐妹也不让见。这些珍藏的书信却在日后的战火中被毁，只剩下断简残篇，曾经的无边惆怅和瞬间心动都随着国运沉沦了。也许是少女懵懂的心在绵绵情话的滋养下终于情窦初开，而首先入了眼的必定是沈从文，有谁的文笔能比得上他呢？热情激荡兼融缠绵伤感，风丽明媚却又不轻佻寡情，这不正配上雅致娴静却又大方开朗、生机勃勃却又不张扬造作的闺秀吗？

那年夏天，沈从文利用暑假第一次到苏州张家做客。为了给张兆和准备礼物，他不仅卖掉了一本书的版权，而且请了巴金当挑选参谋。1933年初春，沈从文从青岛给张兆和写信提出，请张家二小姐允和代他向二老提亲，并且说如果得到首肯，就让三妹尽快发电报通知他，让他这个“乡下人喝杯甜酒吧”。张父本就思想开明，加上与沈从文很谈得

来，当即应允。大事已定，心中替妹妹高兴的张家二小姐立刻往青岛发了封言简意赅的电报——一个“允”字。谁知张兆和知道以后，她很不放心，生怕沈从文看不懂，只得悄悄出门又去发了一封电报：“乡下人喝杯甜酒吧。”这一来一去，就留下了为世人津津乐道数十年的“蜜电”。

两人心心相通的婚姻开始于 1933 年 9 月 9 日。这一天，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宣布结婚。婚后，他们住在西城达子营 28 号的一个小院落里，正房外带一个小厢房。屋外尚有一棵枣树，一棵槐树，屋内是四壁空空。两张床上，各罩一幅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送的锦缎百子图，才显出些喜庆来。在这个美其名曰“一枣一槐庐”的陋室里，沈从文携着张兆和开始了他们凄风苦雨的人生。

四年苦恋，沈从文自然是相思得痛苦甚至绝望，但是此后几十年不离不弃、相濡以沫的生活证明了这些痛苦是多么值得。这四年，张兆和让沈从文受了委屈，在日记中每每流露愧疚之情；这一生，沈从文让张兆和受了委屈，在家书中常常提到“你太使我感动，一切都如此，我这一生怎么来谢谢你呢”？

二、等身著作，耗尽一生心血

她选择嫁给一个天才，她选择做光环下的阴影，她选择成为英雄背后的无名妻。

当年张兆和也曾经写过小说，出版过小说集，她的家书也写得非常漂亮，细致温婉中很能见出醇厚的文学修养。但是她嫁了一个更有才华

的丈夫，她的才华就不再是为了让自己发光，而仅仅是为了与丈夫唱和。随着时间推移，闺秀成了主妇，花前月下成了油盐酱醋。可是，没有她，就没有沈从文那清流星斗一样的文字。

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女孩子总是黑而俏的，像《边城》里的翠翠、《长河》里的天天，这是因为张兆和的肤色就偏黑，当校花时就被大家称作“黑凤”。沈从文总是亲昵地称张家三小姐为“三三”，这个“三三”就是他的一篇小说的标题，写了一个名叫“三三”的乡间小女子的初恋。而那组优秀的故事集《月下小景》则是直接由他们的爱情催生的，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就是：“这文章的写成，同《龙朱》一样，全因为有了你。”波波折折地苦追四年，三妹的明眸中终于印下了二哥的心。心里暖乎乎的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信中说：“有了爱，有了幸福，分给别人一些爱和幸福，便自然而然会写得出好文章。”“等着吧，我要写一部小说给你看。”后来，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，一部预备给她看的小说征服了所有的人，它就是《边城》。

这些化入了张兆和身影的作品也全依赖她整理抄写。1934年沈从文第一次有印选集的想法时，就提出请张兆和为他选取抄录，还交待说“你已为我抄了好些篇文章”，这次“仍用那种绿格纸”。张兆和曾经提到：“沈从文的许多手稿较为潦草，字又小。他写作有个习惯，想到就写，拿张报纸或者一个旧信封就可以在上面做文章，因此不便保存。”可即便是这样，她还是为他抄写了一辈子。1988年沈从文去世之后，她更是举全家之力整理他的遗稿，编选书信和全集，一直到2003年她自己去世。在这十几年里，她耗尽了自己的心血，却把丈夫的艺术生命永远地延续下去了。这才是真正的伉俪知己，当两位老人又在泉下重逢，亦当感到欣慰，彼此相视莞尔吧！

文学“天才”沈从文需要妻子的辅助，生活“低能儿”沈从文更需要妻子的照顾。在还没嫁给他之前，张兆和就发现沈从文不擅理财，常常一领了钱就花掉了。有评论家说沈从文写的小说“叠起来有两个等身齐”，照此说他应该有足够的钱去买一套四合院来住了，可是张兆和几乎一辈子都跟他住在又小又破的平房里，这是因为他把钱都买了古董。买了就送，全都捐给博物馆和图书馆了，但是养尊处优的三小姐后来一生清苦却也安之若素。

文学天才的另一大特点就是细腻敏感，常常陷在自己的世界中不能自拔。当他受到冷落时，是张兆和在旁边支撑着他。她写信说：“我一直很强健，觉得无论如何要坚强地扶持你度过这个困难（过年时不惜勉强打起笑容去到处拜年），我想我什么困难，什么耻辱，都能够忍受。”当他风华散尽垂垂老矣时，是张兆和在身边陪伴他。她对二姐允和说：“过去在他五年的病中，我时时刻刻在他身边。他一时不见我就叫唤，我总飞快地回到他身边。”其实，自五十五年前她第一次走到他身边后，就未曾离开，因为再也离不开了。

沈从文的表侄著名画家黄永玉这样回忆：“婶婶像一位高明的司机，对付这么一部结构很特殊的机器，任何情况都能驾驶在正常的生活轨道上，真是神奇之至。两个人几乎是两个星球上来的人，他们却巧妙地走在一道来了。没有婶婶，很难想像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，又要严格，又要容忍。她除了承担全家运行着的命运之外，还要温柔耐心引导这长年不驯的山民老艺术家走常人的道路。”

三、载沉载浮，唯你不能舍弃

人面不知何处，绿波依旧东流。

张家二姐允和曾说过：“几十年的生活证明，沈先生是多么好的人，三妹与他同甘共苦，经历了重压和磨难，为此三妹的性格都有了许多改变，很少有人相信她原来是那样的顽皮活跃。”可是，不论是正当最好年华的三三还是被生活洗刷过的三三，都是沈从文生命的一部分。

新婚燕尔之时，由于母亲病重，沈从文不得不暂别三三，回湘西探亲。临行前他们约好“每天必写一两个信”。一路上有很多有趣的见闻，沈从文用那只擅写的笔将它们事无巨细地讲给妻子，还用随身带的一套彩色蜡笔作了不少好画，让妻子分享他喜欢的山山水水。当时轻别意中人，山长水远知何处，只求梦中相会。因此他告诉三三：“梦里来赶我吧，我的船是黄的，船主名字叫‘童松柏’，桃源县人。尽管从梦里赶来，沿了我所画的小堤一直往西走，沿河的船虽是万万千千，我的船你自然会认识的。”几经风浪，他终于回到了故乡，柔和的旧景让他念着妻子的心也由热情而变成温柔的爱。“我到家中见到一切人时，我一定因为想念着你，问答之间将有些痴话使人不能了解。也许别人问我：‘你在北京好！’我会说：‘我三三脸黑黑的，所以北京也很好！’”

可是动荡年代容不得太多百转千回丝丝入扣的温柔，扑面而来的只有冲天的烽烟与跌跌撞撞的逃亡。抗日战争期间，沈从文与同时代的许

多知名学者一起落户云南，在西南联大保护着民族的精神火种。高涨的物价使得这些教授们日日为生计发愁，都在做事教书之外拼命写文章搞副业才能够生活。闻一多因擅长金石篆刻，便开始挂牌治印，沈从文甚至想到昆明雨水多，让大哥沈云麓贩一卡车长沙油纸伞到昆明卖。俗话说“贫贱夫妻百事哀”，但是极端的物质匮乏非但没有磨损俩人的感情，反倒是让他们更懂得了相互体恤、相互珍惜。1945年9月9日，又一个结婚纪念日到了。前一天夜里，沈从文便写成了一篇题为《主妇》的小说作为送给妻子的礼物。人总是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向最爱的人表达情意，所以画家为爱人作画，作家自当为爱人作文。不仅有文章，从自然中来的赤子还要借用自然的美丽献给妻子。回家的路上，沈从文又采了一把带露的蓝色野花，因为他记得张兆和喜欢“素朴”。由于他清早出门时没打招呼，等他到家时张兆和正担心地站在屋门口等他。看着眉宇间透出劳累的妻子，沈从文说：“你却累了十二年！我想起就惭愧难过！”真真是“满目山河空念远，不如怜取眼前人”。

抗战胜利后，种种人种种事磨平了沈从文的天赋，他觉得再也写不下去了，“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”。从1948年起，他就开始遭到批判，被指为“桃红色作家”，走“第三条路线”，他陷入内心的自我恐吓中，想像自己的作品在重新估价中将会被完全否定。这对以前始终认定自己的小说会流传很久很久的沈从文来说，无疑是致命的打击。他无从规避，几番挣扎，最终决定放弃。1948年12月31日，他发表了最后的小说《传奇不奇》，并在同一天写下一个落款：“三十七年除夕封闭试纸。”短短几字结束了给中国乃至世界文坛带来荣耀的写作。沈从文决心结束文学事业，转而研究历史，其内心的真正想法外人后人自然是不得而知的。当时国内正值新旧政权交替，国家尚不知往何处去，个人又

岂能对前途洞若观火？命运突变带来的精神上的高度紧张持续了好几年，最严重时他曾经在家中自杀。

万念俱灰，眼前一片漆黑，当时沈从文最害怕的就是连妻子也留不住了。文学与三三是他生命的支柱。一个已经放弃，另一个是死也不能放手的了。因此，一辈子“不折不扣”的他不得不通过已经对他误会甚深的丁玲向组织上提出请求，让张兆和留在自己身边，因为“目下既然还只在破碎中粘合自己，唯一能帮助我站得住，不至于忽然圯坍的，即工作归来还能看到三姐”，“我目前还能活下去，从挫折中新生，即因为她和孩子”，“只要她在北平做事，我工作回来可见见她，什么辛苦都不在意，受挫折的痛苦也忘掉了”。

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沈从文曾说，知识分子对革命而言“不中用得”，可是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从不会绕他而过。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，沈从文即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而受到冲击，两年内八次被抄家。1969年9月初，张兆和被单位安排下放到湖北咸宁“五七”干校。沈从文得知后几近崩溃，整日想着三三这一走，是否还能见到也不得而知，剩下自己一出事故，可能是完事以后很久才会被同事发现。谁知没过几个月，沈从文也被下放到“五七”干校。那时张家二姐允和去家里看他，见屋里乱得吓人，到处灰蒙蒙的。沈从文双手插在口袋里，站在床边，也不整理东西。见张允和来了，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，羞涩又温柔地说：“这是三姐写给我的第一封信。”张允和说：“我能看看吗？”他却把信放在胸口上温了一下，然后就塞在口袋里抓紧了再不拿出来了。张允和正觉着好笑，他却忽然说：“三姐的第一封信——第一封。”接着，“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”。一份感情，感动过情在其中的人，也感动过

旁的人，这胜于一切辩白。

尊者已远，回首往昔，1948年7月30日，二哥在给三三的信中记下的他与二儿子虎雏的一段对话很有趣味：

小虎虎说：“爸爸，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的托尔斯太^①。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太，你的名字可不知道，我想你不及他。”

我说：“是的，我不如这个人。我因为结了婚，有个好太太，接着你们又来了，接着战争也来了，这十多年我为生活都不曾写什么东西，成绩不大好，比不上。”

沈从文46岁时说的这句玩笑话恰恰概括了他86年人生的得与失。与那一辈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，国运多舛，对于自己热爱的文学、文物事业，沈从文总有时不我予、壮志未酬的郁积，但他又是那一辈中颇幸运的一位，因为他有与他相扶一生的妻子。她美丽、优雅，可以用清灵的文字与他最细腻的文思唱和；她宽容、坚忍，可以用深厚的爱支撑他渡过嶙峋的磨难。

热切盼望中国文学一鸣惊人、勇夺诺贝尔的人也许会指摘张兆和的不是，因为随着各种苦难一重重地压下来，完美的脾性再不似当年；喜欢追忆古典中国的人也许会替张兆和惋惜，因为如果她嫁给另外一个人，早早赴美赴欧，她的一生本来是可以过得如公主般灿烂，就如同她

① 托尔斯泰。为保持沈从文书信原貌，未作改动。——编者注

的四妹和那个年代的许多闺秀一样。

两相争执，终有人问：

娶了张兆和，沈从文幸还是不幸？

斯人已远，我们只知道：当他活着时，再苦再难，她陪他一起活着；当他离开时，她长伴左右，是他向这个世界告别最后一眼看到的人。

嫁给沈从文，张兆和幸还是不幸？

伊人也去了，我们只知道：当初要写给她看的小说征服了全世界，在那些小说中，她化名“翠翠”、“三三”，以他的湘西做舟，以他的墨笔做桨，情动波间，水随天去，在丈夫的笔下永生。